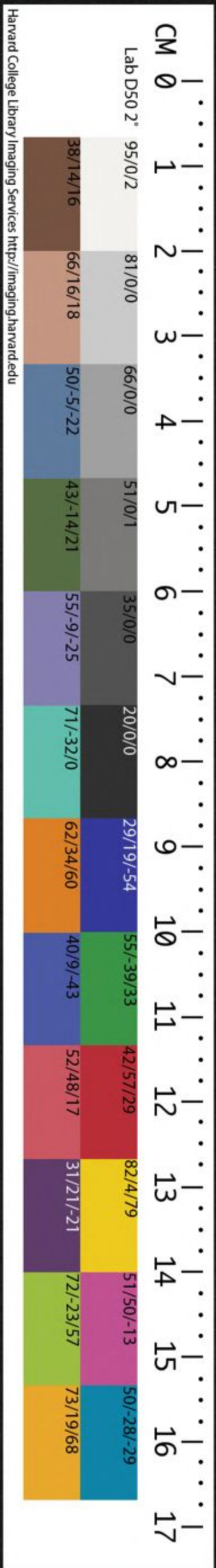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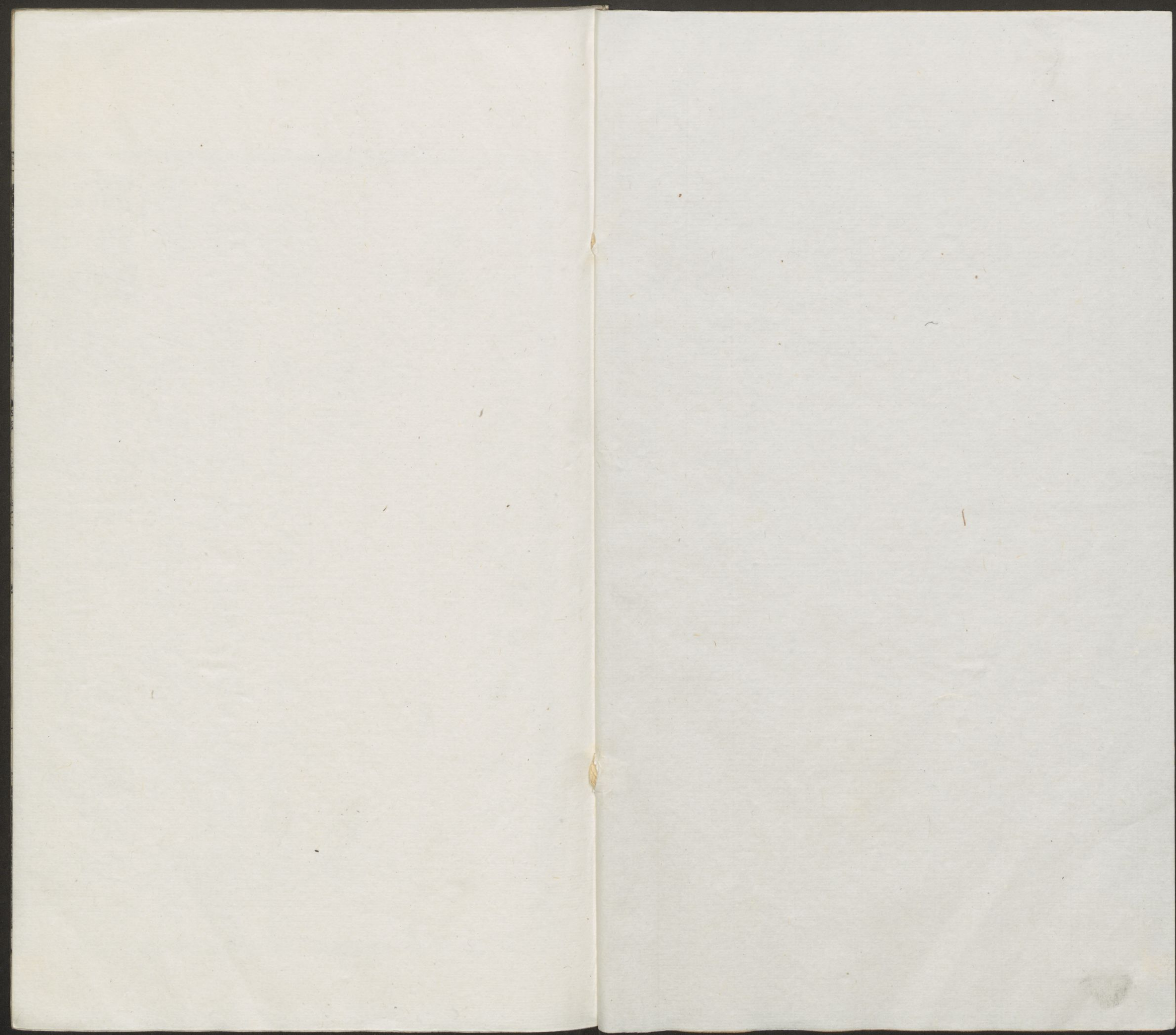


T4664.5/4836 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8 1948









會通館校在宋諸臣奏議卷第二十六

帝繫門

皇太后

乞還政

劉誦

臣恭惟 皇太后天資聖明手扶宗社憂勤

无懈不獲萬幾倦勤 皇帝養德東朝選賢

咨善 太后預聞政事參決君多洞 皇帝

膺龍躍之期年尚冲幼 太后承顧託之命

心如磐石應泰以對羣臣盡力以報 先帝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二十六

帝繫門

皇太后

乞還政

劉隨

臣恭惟 皇太后天資聖明手扶宗社爰自

先朝不豫萬機倦勤 皇帝養德東朝選賢

咨善 太后預聞政事參決居多洎 皇帝

膺龍躍之期年尚冲幼 太后承顧託之命

心如堅石垂簾以對羣臣盡力以報 先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戎夷率服華夏又寧終始不渝中外咸仰於  
國家顯隆平之業於 皇帝極慈愛之情天  
地之功全母子之道備光輝簡冊垂億萬年  
然天下治矣王業崇矣 皇帝長矣 太后  
勤矣而猶祁寒盛暑勞苦聖躬一日萬機煩  
於聽斷臣聞虛心以致遐壽澄神以保太和  
是以神仙壽同天地者不勞心而役神也臣  
愚欲乞今後軍國常務並逐日專取 皇帝  
處分所貴清神養素延 聖母萬壽之期內

侍問安成皇帝孝治之德天下幸甚天聖八年上時  
為侍御史知雜事

論任人賞罰要在至公名體禮數當  
抑損 司馬光

臣恭惟 皇帝繼統哀毀成疾未能親政恭  
請 殿下同決庶務臣愚伏計 殿下念  
宗廟社稷之重為四海黎元之計不得已而  
臨之非中心所欲也若 皇帝聖體不日康  
寧 殿下必推而不居若未效則 殿下方



且總攬萬機未暇自安故凡舉措動靜不可不戒謹留心焉方今天下之勢危於累卵小人戰戰憂慮百端若非君臣同心內外協力夙夜勤勞以徇國家之急則禍難之生豈可勝諱哉夫安危之本在於任人治亂之機在於賞罰二者不可不察也若中外百官各得其人賢能者進不肖者退忠直者親讒佞者踈則天下何得不安任職之臣多非其人賢能者退不肖者進忠直者踈讒佞者親則天

下何得不危賞不因喜罰不因怒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則天下何得不治喜則濫賞怒則妄罰賞加於無功罰加於無罪則天下何得不亂然則天下安危治亂不在於他在於人主方寸之地而已矣凡御下之道恩過則驕驕則不可不戢之以威威過則怨怨則不可不施之以恩恩威之道聖人所以制世御俗猶天地之有陰陽損之益之不失中和以生成萬物者也夫恩者欲物之親已也有



時而生怨威者欲物之畏已也有時而生慢  
小人之性恩過則驕驕而裁之則怨矣爵祿  
賞賜妄加於人則其同類皆曰我與彼才相  
若也功相敵也彼得之而我獨不得何哉是  
出一恩而召羣怨也故曰恩有時而生怨也  
威嚴太盛則人無所容刑罰煩苛則濫及無  
辜則其同類皆曰是過也人誰無之彼既不  
免行將及我於是乎窮迫思亂爲其上者乃  
更畏恐而求姑息是始於嚴而終於慢也故

曰威有時而生慢也如是則爲人上者豈不  
至難哉蓋善爲人上者不然恩必施於有功  
而罰必加於有罪恩雖至厚而人不敢妬者  
何也衆人誠贊翊援 皇帝於藩邸以繼大  
統是挈四海而手維之其功力可勝道哉及  
再降詔書權同機務內則保護聖神有勿藥  
之喜外則鎮撫夷夏有太山之安若少留意  
以圖其全則高世之德具矣定策安宗廟爲  
國家建不拔之基而收之以靜退成就甚盛



之德以取高於萬世者大業也捨此皆瑣末  
細微固可以脫然遺之矣伏望以四月九日  
元降旨揮施行遂還政事燕處清禁從容以  
就天下之養身受無前之寵名家享不貲之  
盛福全具衆美纔一言之易耳况始諭外廷  
俟 皇帝康復日今天體清豫漸親萬機不  
能知 殿下之深者安得無惑惟 殿下積  
行累功於數十年間其勤已甚儻始終之際  
微有不全他日雖復痛惜何所及哉不審

殿下何憚於此而憚一言之易以全大德如  
釋羣疑也如前世善惡是非 殿下宜講磨  
已熟臣所以懇懇爲言者顧今 朝廷之體  
非便而無益於 殿下且慮左右之人不深  
惟大體務爲姑息之愛因浸久將累盛德臣  
輩不言實負 陛下至於佞者謗造異端解  
釋疑似不可不察伏惟亮臣悃愫斷之於心  
則天下幸甚 治平元年正月 聖皇后乞少避東殿 時爲殿中侍御史 呂誨



臣忝以殿下保佑 聖子積三十年輔翊邦  
政又逾期月寰區泰定廟社安固慈恩至矣  
功德大矣然而成全聖德是惟難哉以萬機  
浩繁 殿下勞心焦思曾未少休非所以燕  
怡福壽之本也况 皇帝躬親治事勤勵如  
此在於聖慮可以慰安臣愚以謂東殿簾幃  
宜五七日一御諮詢大臣無俾曠事庶少均  
暇逸於翊政之道亦無所損當在沉機奮於  
獨斷豫宣教命誕告明庭外形謙遜之宜中

遂優游之樂上順天道下厭羣情享是全美  
豈不休哉仰祈聰悟天下幸甚

和諫院

治平元年三月  
胎上時為同

聖皇后乞罷簾前奏事

龔鼎臣

臣伏以 先帝以萬世根本之計擇主上立

為子實 殿下相之自宮車晏駕 殿下御

哀隱苦定策於須臾立 主上為天子

主上纏憂遇疾大臣無所取決請 殿下共

聽庶政從容輔養數月自中都至於夷夏奠



梳如昔者皆所賜也今主上聖躬既豫車駕  
兩立宜於此時詔罷兩府簾前奏事以終始  
天地之功則太姒太任之事何足道哉

治平元年

四月十一日  
御史知雜事

同前

又

臣聞之於傳曰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臣今  
進說於殿下者其幾是與然臣備位外廷  
才微身賤俟見信而後言蓋無期矣此臣所  
以犯賢哲之誠冒謗讟之嫌惓惓而不能自

已者也惟殿下留神裁察臣於正月十九  
日嘗奏疏乞還政事訖未蒙施行臣之所言  
固朝廷之大議殿下之深益夫何未之思  
也今物議喧然疑有讒間交進故兩宮之  
情似有所未甚通者夫以天下與人猶或疑  
之則何以信於人哉審如是臣竊以為過矣  
且一飯之恩匹夫未之敢忘况皇帝以明  
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天下者乎臣謂  
陛下今日黜遠讒間使不得前則慈孝之聲



明日並隆於天下矣至於忠讒之辨古今以爲難臣獨謂之不然何則從容和解掩所不及欲殿下母子安康者忠言也揭一爲十似是而非使殿下心志受惑者讒言也此豈可謂之難辨者哉臣前疏謂殿下積行累功於數十年間一旦定策援長君以安宗廟乃復猶豫不斷將損盛德者非苟云也顧察之未熟爾今天象差忒旱虐爲變臣恐元元難食盜賊浸起四方寧謐或不可常朝廷

能中外一心思消弭之術爲制御之策則庶幾其憂不大惟人事動于下則天譴形于上殿下當斷之于心復辟于皇帝則朝廷之事體正事體正則天下之疑憂解疑憂解則和氣應和氣應則緯象之忒旱虐之變可消而制馭之策可爲殿下退京安榮提萬世無窮之福不知念此而玩信言詞忘忽至計懷萬萬必無可慮之疑豈不累睿哲先見之明乎今皇帝康復已久仁宗祥練踰四



十日億兆延頸以聽明詔事若早定可高視  
於今古議不時決且貽誚於當世 殿下顧  
利害如何哉况事不出於遺制非 殿下之  
本意竊為 陛下惜之臣恐縉紳之士章疏  
交上言涉譏詆而後圖之美各大業虧缺已  
多實不如先事之善也 殿下勿謂臣言輕  
所陳者肺腑之素蘊勿謂臣職卑所持者大  
臣之公論惟 殿下取臣兩章極精而慮之  
則臣之言不為讒譎而可以取信矣此疏不

敢露于人謹於外題狀奏以聞治平元年五月十日  
為殿中侍御史成申皇太后乃出手書  
付中書還政是日遂不復處分軍國事

聖皇后乞歸符寶 呂誨

臣伏觀 殿下近降手書以 皇帝既安堅  
罷同政聖子恭孝遂成母志雖前世有還明  
辟之事亦未聞期月而成翊輔之功迺形謙  
遜之旨休聲茂實當垂光於萬世矣然聞外  
議以符寶未歸於 上前臣有以知非  
殿下之意焉何則國政猶不欲其久而復春



留符寶哉萬一所司行遣之間稍有稽緩涉  
此議論甚非有益於聖躬亦恐前降書旨或  
未孚於中外則有累全德始終之際不可不  
謹爾臣所以瀝懇而言萬死無避唯祈監照  
天下幸甚

治平元年五月  
上時同知諫院

### 論文德殿受冊

范純仁

臣近聞將來 太皇太后冊禮並依 明肅  
太后故事於文德殿受冊緣 明肅太后當  
時禮官議定合於崇政殿受冊 仁宗皇帝

持降詔書移於前殿蓋是人主尊奉母儀出  
於一時之詔非有司所定常行之禮今恐三  
省取旨之際不曾詳悉奏聞遂降敕命直依  
明肅故事更不用 皇帝降詔便御文德殿  
受冊不唯不顯 皇帝尊奉之意兼不稱  
太皇太后謙冲之德緣自 太皇太后同政  
以來至仁盛德高掩前古所行典禮為萬世  
尊仰不必專稽明肅伏望特自 太皇太后  
聖旨指揮更令禮官子納詳定務合中制以



副聖意

貼黃易謙卦稱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  
變盈而流謙地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  
盈而好謙一謙而凶益從之又曰謙尊  
而光尚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此皆經典  
之法言在聖明正所當務臣不勝區區  
犬馬之誠乞賜采錄元祐三年二月十日  
聖旨將來 太皇太后受冊依 章獻  
明肅之事 皇太后受冊依熙寧二年  
故事 皇太后妃與 皇太后同日受冊  
皇帝於殿上發冊令尚書禮部太常寺

詳定儀注聞奏純仁上  
比奏時同知樞密院

同前

陸佃

臣伏惟 太皇太后 陛下自同聽斷以來  
保護聖躬裁決萬務敬天愛人動懷謙畏至  
公至明度越前古尚慮臣下未能將明  
聖意一切檢用 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弗加  
討論萬一典禮闕失或累盛德故臣雖愚陋  
輒慕古人事上篤於愛敬之意竊見天聖中  
翰林學士李維等尊上 章獻明肅皇后御



崇政殿受冊儀注復改御文德緣文德外朝  
在紫宸垂拱之外故至今公議猶以維等所  
定儀注得禮之中惜其不果施行方當

太皇太后陛下至誠虚心每事求當乘此嘉  
會或蒙收採特詔有司改御崇政殿受冊明  
內外之辨自我神母垂訓萬世不勝大幸况  
於盛德至仁有光無損臣職在禮官苟有所  
懷義當罄竭仰瀆 聖慈臣無任惶懼殞越  
之至

元祐二年二月上  
時為禮陪侍即

同前

曾肇

臣伏聞已降勅命將來 太皇皇后受冊依  
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臣伏考故事 皇帝於  
大安殿發冊今大 慶殿皇太后於文德殿  
受冊今來詔旨遵用舊典臣子之誼復何所  
言然臣伏見 太皇太后自聽政以來止於  
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  
崇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豈非以聽決萬機出  
於權宜垂簾視事蓋非得已而外朝者天子



之正宇 太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  
爲天下後世法耶推此言之受冊外朝殆非  
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爾竊詳故事  
天聖二年兩制定 皇太后受冊於崇政殿  
仁宗出自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  
主一時之制非臣下之所得議也今 皇帝  
述 仁宗故事以極崇奉之禮孝敬之誠可  
謂至矣臣竊謂 太皇太后儻於此時特下  
明詔發揚 皇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屈

從天聖二年兩制之儀止於崇政殿受冊則  
皇帝之孝愈顯 太皇太后德愈尊天地神  
靈孰不歡喜華夏蠻貊孰不推仰兩誼俱得  
顧不美歟伏惟 太皇太后聰明睿聖慈仁  
恭儉功之德被天下堯舜禹湯不能遠過非  
猶秦漢以來母后之所不及則雖曰御外朝  
未足爲過而臣乃於一受冊之際猶以爲言  
者誠見 太皇太后執心謙冲至公至正動  
容周旋必務中禮非如漢唐母后私於其身



必不以受冊外朝爲已之欲臣愚故願因此  
增廣盛德使天下曉然知聖心所在垂之萬  
世以爲典則而後之言禮者必曰母后不踐  
外朝自 太皇太后始豈非希世之高行哉  
臣伏見昨者 太皇太后志在愛人毅然獨  
斷即英宗神御殿後建 祖宗神御殿詔  
旨深切聞者感動至於垂涕此自古明智之  
君未必能爲而 太皇太后行之無毫髮吝  
則知今日退就便殿受冊必非難此臣所以

敢言而不疑也夫一日出踐外朝事至微也  
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不得不極言之  
章獻太后非獨受冊文德殿而已元日御會  
慶殿受朝賀南郊禮成御會慶殿受賀長寧  
節御會慶殿百官上壽其後又入太廟行恭  
謝之禮此皆天聖明道故事竊恐有司以次  
行之不足以仰稱 太皇太后爲宗廟社稷  
權宜聽政之心克已復禮謙恭仰損之盛德  
臣之私憂過計實在於此也 太皇太后博



覽古今詩書以來母后得矢蓋無不知則於  
此舉必能自擇豈待臣言而後思然臣待罪  
侍從以論思為職苟有所見不敢默默元祐  
二月上時為中書舍人三月二日內批付三  
省將來太皇太后受冊有司雖檢用  
章獻明肅皇太后故事當御文德殿顧子涼薄  
豈敢上比章獻明肅皇太后所有將來受冊可  
只就崇政殿宜令三省叙禪既終典冊告其  
而有司用章獻明肅皇太后故事予當受冊於  
文德殿雖皇帝孝愛之意務極尊崇而於  
廷損益御治朝自同稱矧予涼薄常慕謙冲  
豈敢躬御之深所將來受冊之無過之地  
乃是愛君之深所將來受冊之無過之地  
殿五日內降扎子所進詔本從常慕字以下

二十六字旨意稍涉今是不免却有昔非之  
義可敘述太皇太后顧德實不及三省改  
不意度進入六日中書改定詔本祥禪既終  
典冊告具而有司尊用章獻明肅皇太后故  
事予嘗受冊於文德殿雖皇帝孝養之德  
務極尊崇而朝廷損益之文各從宜稱仰惟  
章獻明肅皇太后輔佐貞廟擁佑仁皇茂業  
豐功宜見降異顧子涼薄絕企微音請用舊  
義實有慙德所有將來受冊可只就崇政殿  
出七行下降

論坤成節百官上壽

曾肇

元祐二年六月尚書省送到禮部狀  
勸會將來太皇太后坤成節宰臣  
以下合行上之書今來本司參詳  
准近降詔書太皇太后崇政殿



行受冊之禮所有坤成節亦合於宗  
政殿上壽其臣寮上壽升殿賜酒并  
文武百官拜表班次並乞比附天  
三年故事施行六月十八日三省樞  
密院同奉聖旨將來坤成節依  
聖三年長寧節故事於崇政殿上壽  
仍今文武百官諸軍  
將校隨班行上壽禮

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昨者深自抑損特  
發德音不欲臨御外朝退就崇政殿受冊詔  
書一下中外嗟嘆忠義之士至於感泣况臣  
待罪侍從嘗獻瞽言不謂偶合聖心特加收  
採非惟陛下克已復禮之聖又以知陛下

下虛心納諫之明士生此時不能竭忠盡智  
裨補萬一苟有所見懷而不言則竊位欺天  
何所逃責此臣所以不避冒黷之誅傾寫肝  
膽置于上前償一言有補萬死無悔臣竊聞  
近日有司建義坤成節於崇政殿上壽其升  
殿賜酒并文武百官拜表班次並比附天聖  
三年故事施行臣伏考天聖三年故事宰臣  
樞密三司使學士知制誥待制節度使留後  
觀察使契丹使班于殿廷上壽如禮賜酒三



行百官詣內東門拜表稱賀至天聖九年始  
御會慶殿百官上壽如乾元節之儀蓋自天  
聖三年至八年以前凡六年盡如三年之制  
亦足以見當時君臣守禮畏義之心可謂至  
矣今者三省樞密院乃不全用天聖三年故  
事及今日有司之議特降朝旨令文武百官  
諸軍將校隨班行上壽禮此臣之所未諭也  
太皇太后昨降詔書以謂不敢自同 章獻  
太后出臨外朝故就崇政殿受冊竊詳聖意

務從抑損今乃令百官將校皆赴崇政殿廷  
立班上壽則是天聖八年以前之所未有禮  
更增於舊在 陛下謙恭抑損之志前後本  
末不相稱臣愚以謂此殆非 太皇太后之  
意特執政大臣失於不思爾伏惟 太皇太  
后陛下躬前世母后不可及之盛德有休息  
百姓覆育萬物之大功受四海九州歡心愛  
戴之備養其為尊榮亦已極矣豈待百官將  
校旅列於庭然後為貴哉臣愚故願特詔有



司一用天聖三年長寧節故事比附施行使天下之人知陛下謙恭抑損之志前後如本末相稱書之史冊垂法萬世豈不美哉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惟陛下留意無忽

貼黃臣竊見崇政殿廷不至寬廣遇雨又須經繇延和殿前簷赴坐竊聞議者謂百官不赴則夏國使人亦不得與上壽賜酒臣愚以謂天聖中非

無夏國使人自可尊用故事若以其外夷遠來奉貢特許入與上壽賜酒出自恩旨宜亦可為更自聖意裁酌

禮部詩准太皇太后已降旨揮長寧節故事內文武百官諸軍將校隨班行上壽禮緣係天聖九年章獻明肅皇后御會慶殿典故今來豈敢此用所以將來坤成節崇政殿上壽可只依天聖八年以前崇政殿上壽皇太后御崇政殿行上壽禮典故施行七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依今來肇時為中書令人

宣仁皇后乞還政

梁燾



臣恭以 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早有天下仁  
聖孝愛之實藹聞于外性資成定盛德日新  
太皇太后陛下擁護聖躬夙夜不倦保佑之  
功永福宗社臣民歡欣四海仰戴今來選正  
中宮已得賢淑冬至大禮自當郊見天地天  
意人事上下協應惟是政機之煩久勞同聽  
歸斷人主不可過時此 陛下今日甚盛之  
舉也退託深宮頤神內景遠光前人垂法萬  
世豈不美歎願早賜處分以彰全聖如以臣

言爲然伏望明出手詔付大臣施行天下幸  
甚

貼黃此事在 陛下必久已思慮固  
不在臣下之有言臣輒控至誠上干  
宸聽以廣聰明之益以決左右之惑  
唯願早出 睿旨直以還政爲指揮  
不須更問故事如臣下別有獻議伏  
望斷然勿聽如有合用手詔文字望  
降密旨遣使到院諭臣即當進入

元祐



七年上時爲  
翰林學士

同前

臣昨在翰苑日嘗密具劄子披露肝膽冒問  
聖聰 陛下聖明洞察不賜踈斥嘉其忠盡  
用之輔政臣仰體眷遇益堅臣節重以身蒙  
寵榮而未行其言是以夙夜不遑寧處期必  
補報不敢少懷不盡之意致 陛下有後時  
之悔 陛下每有宣諭必以不喜管事爲言  
常欲安靜此聖意之本也臣未嘗一日不思

竊惟淵宸遠慮深識用臣前言適其時矣伏  
望檢會前奏早賜詔音歸斷人主以全大功  
臣不勝激切盡言之至  
元祐七年七月上  
時爲尚書右丞  
宣仁誣謗未明 瑤華位號未復

楊時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竊惟  
宣仁聖烈皇后誣謗鬱而未明 瑤華無辜  
累經赦宥位號未復此二者 陛下家事也  
寃抑不申如天下何臣幸得備位諫省膠口



不言無以逭責謹列事之本末條具于左  
臣昔見元豐末年伏見神宗皇帝  
不豫哲宗幼冲宣仁聖烈皇后有  
旨令岐王嘉王非宣召不得入內其  
周防之慮深矣是時王珪首建大議  
請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餘人無言  
者退批聖語在中書仍關實錄院衆  
官簽書本末詳具天地鬼神臨之在  
上質之在傍不可誣也至元祐中蔡

確以罪去其黨始造爲姦言以惑衆  
聽冀徼異日之福紹聖中章子厚蔡  
卞用事欲中傷舊臣報復私怨遂實  
其說上誣聖母而以大逆之名加  
王珪以定策之功歸蔡確謂已亦與  
有力焉其爲此謀非私於蔡確也其  
實自爲因以中傷元祐之人耳天下  
啗寃積憤而不得發幾四十年伏遇  
陛下嗣守神器如大明之升無幽不



燭而臣幸得備位諫省不得不爲  
陛下言之也凡元祐政事著在甲令  
者皆以焚毀滅迹則當時所批聖語  
必無遺矣然紹聖中所修時政記具  
在秘書省國史案猶可考也此天實  
存之以遺 陛下伏乞下秘書省取  
索元祐時政記一賜覽觀足以究見  
事實而後昭洗王珪爲臣不忠之名  
追奪蔡確冒受褒贈之典濫恩所被

悉行追改以釋積天下年憤鬱之氣  
臣不願幸勝之至 臣竊惟 元祐  
皇后廢處瑤華皆緣內侍郝隨造成  
比禍中外寃之以爲非辜無所赴愬  
上皇即位之初 欽聖慮肅皇后垂  
簾聽政自瑤華召還禁甲復其位號  
天下無不稱慶未幾 欽聖上賓姦  
臣造爲浮議旋即廢黜使其實有罪  
惡必不爲 欽聖所容議者或謂叔



無立媿之文尤爲非理方 欽聖垂  
簾始復婦位於媿叔何與焉臣願  
陛下斷自宸衷復其位號上以承  
欽聖務恤無辜之意下以副中與議  
之公不勝幸甚

靖康元年上時  
爲諫議大夫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二十六終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二十七

帝繫門

皇后上

乞不汎於諸臣家爲 穎王擇妃

韓維

臣累日以來傳聞禁中汎至諸臣之家爲  
穎王擇妃審如此者臣竊以爲非便臣聞夫  
婦者居室之大倫將以正家則承宗祀以繼  
萬世之嗣故禮之用惟婚姻爲兢兢者



謹之至也坊記曰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此言諸侯不得自於其國網取容色若捕漁然所以推遠女色爲民之紀法也伏以 皇子潁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其繫尤重臣愚以爲宜歷選勲望之家謹擇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近世簡棄禮教不以爲務婚娶之法自朝廷以達民庶蕩然無制故風俗流靡犯禮

者衆賢士大夫未嘗不發憤歎息竊幸國家有以振之今 陛下始初清明爲元子求婦而姑出苟簡殆非所以矯世勵俗反之雅正且無以示 潁王使知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于色也傳稱尤物足以移人詩詠淑女幾以配上此誠智士仁人見微知終遠覽禍福之原爲世戒也 陛下不可不加聖意焉治平元年  
上時爲諸王府記室參軍直集賢院至和三年三月始納故相向敏中孫女爲皇子潁王婦即欽聖憲肅皇后也



乞下太常禮院修撰 穎王聘納儀

範

邵元

臣伏覩 皇子穎王天資卓茂婚媾及期方  
陛下即政之初而元嗣克家之日推之於禮  
莫重於斯臣等伏見 國朝親王聘納雖開  
寶通禮具存舊儀而因循未嘗施行至有敲  
門羊酒鎮櫃錢銀乃里巷之常談蓋搢紳之  
不道行於聖旦竊所未安欲乞降聖旨下太  
常禮院博約舊典修撰 穎王聘納儀範其

故事非禮者一切罷之

治平三年二月上時

詔今禮院詳定聞奏禮院奏開寶通禮親王  
納妃有納采問名納吉納成請期親迎同牢  
之禮 國朝所未嘗用今檢到 國朝會  
要皇親婚禮物數請如會要故事從之

乞蚤擇后而素教之

彭汝礪

臣竊以古者能治其國非獨修諸已者備內  
亦有助焉后妃夫人能輔佐君子非獨天性  
然也教亦有素焉后妃人君之配也天下國  
家安危治亂宗廟社稷之禍福子孫之賢不  
肖是繫豈特其身哉此可謂甚重以天下之



責以聖人之事望于一未笄之女子此可謂甚難然則擇之可不謹乎擇之必知所以教之自寒而暑非一日之積也則教之所以成物亦必有漸矣禮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孌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苴醢禮相助奠詩曰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瀚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古之人其教之也素

故其成也至詩曰誰其尸之有齊季女祭祀婦事齊欽母道自其幼時婦事母道非其教之素曷能與於此周南之治盛以其志爲卷耳其効爲桃夭其化爲兔置其德爲漢廣觀原反本固有所在臣以謂 皇帝陛下春秋富盛宜蚤擇淑德之女以定后妃之位以明天下之教以正天下之本以對天之丕顯休命立師傅保姆嚴宮室車服制度環佩之節陳圖史之戒非正之聲音顏色使不得亂其



視聽非正之玩好使不得至其前及其歸也  
凡所欲皆其所嘗聞之者也凡所享皆其所  
嘗安之者也凡所惡皆其所戒焉者也此可  
謂善矣以陛下之神明博大得賢妃之助  
治天下國家何有詩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  
文王所載天作之合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天  
立厥配受命既固周既受命至配立而後言  
固則人主所以待內助如此然則擇之豈可  
不謹教之豈可不早夫教之非豫也使得其

人幸而已矣幸非可以爲法也苟非其人禍  
莫甚焉凡臣之言稱其辭則小稽其事若緩  
察其微則甚切惟太皇太后陛下留意毋

忽

元祐四年五月上  
時爲中書舍人

論納后宜先知者四事 范祖禹

臣伏奉詔旨 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  
御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  
詳議臣竊伏思此乃國家大事萬世之福祚  
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今陛下宜



先知者有四不可不謹也臣謹稽之上古參  
之後世爲 陛下悉數而詳言之 一曰族姓  
二曰女德 三曰隆禮 四曰博議 所謂族姓者  
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爲婚姻者必大國諸侯  
先聖王之後勲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  
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  
昌昔黃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嫫祖爲黃帝  
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黃帝之  
後也高辛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堯虞舜娶

帝堯之二女釐降于媯汭遂有天下大禹娶  
于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  
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  
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  
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  
王 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王  
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已生賢  
女爲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  
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自古婚



禮未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  
任太昊之後也太妣大禹之後也太妣生十  
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爲顯諸侯周  
之子孫徧于天下太妣之德也詩人美王之  
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  
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妣嗣徽音則百斯男又  
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  
之化自家及國以正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  
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妣也

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  
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  
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禮本夫婦詩始后妃  
治亂因之興亡繫焉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  
亡也皆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  
末喜商之興也以有娥其亡也以妲己周之  
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  
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爲永鑒者也秦漢以  
後婚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



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安郭后皆有后德出於勲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爲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皇家惟陛下遠觀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爲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

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爲文帝文帝爲漢之賢王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內外



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子修男  
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孔子對魯哀公  
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  
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  
至矣大昏旣至冕而親迎親之也是故君子  
興敬爲親捨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  
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哀公曰寡人願有言  
焉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  
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

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  
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  
蓋深非之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  
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  
敬歟禮又曰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  
社稷主爲先祖後其可以不致敬乎又曰敬  
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衆官  
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爲過  
隆願 陛下勿以爲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



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臣謹按禮冠昏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爲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配偶者哉至於鄙慝之禮或雜戎狄之俗

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敷言其冊曰宗公鼎臣誦言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爲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



氏 仁宗所以爲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皆  
曰此 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  
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爲家中外之事  
孰非 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問之人且  
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人望  
况立 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 陛下一日  
降詔云立某氏爲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  
難乎論議矣今 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  
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

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  
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  
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  
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內室家相慶則宗社之  
福也狂瞽之言惟 陛下留聽元祐五年十一月  
上時爲

給事中  
兼侍講

論立后當采用德閔不當勘選

呂希純

臣竊以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



相須而後成是以自古聖主有婚姻之始皆  
博訪令族參求有德然後昭告宗廟成以昏  
禮其敬謹重正如此詩人推原周家受命之  
本上陳姜嫄周姜太任太姒之賢皆聖賢之  
後大邦之子其盛德不回其徽音可繼故輔  
其君子世世修德昭受天命歷年長乂未聞  
以聘納之際參以陰陽數術者也三代禮文  
雖不盡見然禮記及周禮儀禮述大昏之義  
列媒妁之職載六禮之儀稍爲詳備略無男

女年命選婚文以至漢唐而下史策所載亦  
無此制 本朝制司天之官雖有婚書然自  
祖宗以來每建中壺皆采用德 不專以勘  
選爲事且 宣祖皇帝方在側微天作之合  
固未嘗集太史而議年命也然而 昭憲太  
后實生 太祖 太宗爲萬世福是豈勘婚  
之力哉其婚書詞義鄙淺及日官元不自信  
臣所慮者自降選后指揮已是逾歲誕聖年  
月其誰不知除日前供到家狀猶或可信外



若今日以後更令餘家供析安知不改易女命以求附會雖盡合書法豈復可憑則恐論議遲遲徒為過謹曠日持久無益而已皇帝於后妃之議方當謙抑不言 太皇太后推慈愛之念固欲盡眾美以副宸心然則股肱大臣亦宜以身任其責况即今公卿士大夫之家例不勘婚人雖有貴賤之殊其於親愛蓋亦同爾乃敢斷然不用者豈非以勘合年命為難信略去拘忌為安便邪為人臣者固

當推已之所安以事君上不可如卜祝之論姑以逃責而已故臣敢因緣職事輒貢瞽言伏惟 聖慈少賜裁擇元祐六年上

### 論納后儀制

范祖禹

准中書錄黃三省樞密院奏臣寮議到納后六禮文字令同共看詳擬定逐項合行

儀制五禮命使今欲以都亭驛權為

冠絳紗袍御文德殿奉迎命使皇帝服通天

軒與冊禮使副同日遣皇后入內

臣竊以都亭驛常為遼使館舍今納 皇后



以母天下而先居之於夷狄之館恐非所以  
觀示四方爲正始之道也臣愚欲乞詳酌以  
舊尚書省權爲行第又發冊奉迎命使及  
皇后入內 皇帝皆服通天冠絳紗袍臣謹  
案古昏禮用冕服無他服之文通天冠絳紗  
袍本以代古皮弁之服唐開元禮國朝開寶  
通禮亦皆服衮冕發冊與奉迎同日將以爲  
天地宗廟社稷之主繼 先聖之後其可以  
不致隆乎伏請 皇帝臨軒發冊命使奉迎

及 皇后入內並服衮冕以重大昏之禮伏  
望 聖慈更下三省樞密院參酌庶於國體  
爲便合於先王經禮之意所有錄黃未敢行  
下謹具封還伏候勅旨

貼黃議者或謂昨來發 太皇太后冊  
寶止服通天冠絳紗袍今納 皇后服  
冕有踰尊之嫌臣謹按冕服祭服也弁  
服齊服也故南郊致齊服通天冠絳紗  
袍祭之日乃服衮冕冕服所以交神非



所以事親也昏禮將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有鬼神陰陽之義故服祭服與事親之禮不同即無踰尊之嫌臣與鄧伯温等議狀已備論之今服通天冠絳紗袍於禮無所據臣竊惜聖朝講明代大典而於先王之禮無據則未足為法也伏乞更賜詳酌

元祐元年八月上時為給事中侍講

進家人卦解義

范祖禹

臣近以權任經筵久不進講 陛下今月一

日已御邇英又先降聖旨過端午不住講讀此見 陛下好學之至也而臣自五月以後北郊奉祠未獲入侍伏覩中宮初建將行嘉禮實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恭惟本朝

祖宗家法自三代以還蓋未之有由漢以下皆不及也今 陛下納 后以承天地以奉祖宗內盡孝養外美風化將以為萬世法臣愚竊為 陛下重之謹按周易家人之卦乃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端本臣輒不自揆敢撰



集所聞先聖先賢遺言爲解義一篇謹錄上  
進以代奉事伏望 聖慈少賜省覽

臣祖禹曰家人之道以內爲主女正則  
家正矣故其利在女之正彖曰家人女  
正位乎內謂六二也男正位乎外謂九  
五也六二以柔得位而居中九五以剛  
得位而居尊男子居外女子居內男不  
言內女不言外男女之正莫大於此此  
天地之義陰陽之分也禮曰天子聽男

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  
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  
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故天子之與  
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  
者也其可以不正乎天子者天下之君  
也諸侯者一國之君也父母者一家之  
君也君不可以不嚴天子則天下之所  
嚴也諸侯則一國之所嚴也父母則一  
家之所嚴也故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



謂也父得父之道則慈子得子之道則  
孝兄得兄之道則友弟得弟之道則恭  
夫得夫之道則義婦得婦之道則聽如  
此然後家道正推而行之以治天下故  
正家而天下定矣舜文王是也舜事父  
母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象  
憂亦憂象喜亦喜而天下之爲兄弟者  
定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而天下之  
爲夫婦者定文王孝於王季太任刑于

太姒友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學曰心  
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  
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象曰風自火出  
家人何謂也離火也巽風也火在內而  
風在外家人之道由內以相成故文中  
子曰明內而齊外也君子之居家也言  
必有物行必有常所以爲家人法也孔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  
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



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  
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  
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謹乎初九曰  
閑有家悔亡何謂也處家之初治家之  
始故必防閑之然後悔可亡王弼曰凡  
教在初而法在始當治之於未變嚴之  
於未瀆也既變而後治之既瀆而後嚴  
之則悔矣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  
子君子言有物行有常無僻志無妄好

所以閑家也昔者桀惑於末喜故夏亡  
紂惑於妲己故商亡幽王惑於褒姒故  
周亡晉獻公惑於驪姬三世大亂唐高  
宗制於武后唐祚中絕中宗制於韋后  
身陷大禍皆不能閑之於初也閑之在  
於人心未變之時故象曰閑有家志未  
變也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正吉何謂  
也坤之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  
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陰不爲倡陽不



爲和故坤道柔順承天而時行妻道無  
攸遂任中饋則正而吉矣古者女子十  
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  
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  
一  
納酒漿籩豆苴醢禮相助奠后妃在父  
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恭儉節用服  
澣濯之衣尊敬師傅故關雎美后妃之  
德其職在於供苻菜備庶物以奉宗廟  
又當輔佐君子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

詖私謁之心關雎之化行則諸侯之夫  
人采蘋于沼沚用之公侯之事大夫之  
妻亦采蘋藻盛之箱筥湘之錡釜以供  
祭祀之用皆無攸遂在中饋之事矣三  
代之亡皆以孽女亂政不修其職而預  
外事故武王數紂曰古人有言曰牝雞  
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  
婦言是用詩人刺幽王曰哲夫成城哲  
婦傾城婦有長舌惟厲之階亂匪降自



天生自婦人又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皆反此者也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  
婦子嘻嘻終吝何謂也以陽處陽居下  
卦之上爲家人之長剛嚴者也王弼曰  
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  
嚴故家人嗃嗃至於其悔雖危猶不失  
吉婦子嘻嘻言笑無節終必有吝凡家  
之道主於嚴敬故象曰家人嗃嗃未失  
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六四曰富家大

吉何謂也以陰處陰體柔居巽少長有  
禮各得其序以聽於上故象曰順在位  
也富者非富以財而已家之富人之肥  
也禮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  
矣其大吉不亦宜乎九五曰王假有家  
勿恤吉何謂也陽居君位以家道治天  
下者也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  
一人故視天下如家視百姓如身愛人  
如愛身治天下如治家孔子曰身以及



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  
愾乎天下矣太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  
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正身所以治人正家所以  
治天下也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此  
以家道治天下而四海之內莫不交相  
也詩曰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大學曰宜  
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先王欲正天

下必自家始此家人之盛也故勿恤而  
吉王弼曰王至斯道以有其家古之人  
有行之者舜文王者是也上九曰有孚  
威如終吉何謂也以陽居上處家之終  
誠發於中而著於外人皆信之故曰有  
孚治家之道初則閑之終則嚴之者所  
以常久也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傳  
曰有威可畏謂之威楊雄曰貌重則有  
威又曰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



校完

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畏與見侮無  
不由已又曰人心其自敬也然後人敬  
之君子之道本諸身故治家者始於修  
身終則反諸其身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矣身處威敬人亦畏敬之夫如是豈有  
不終吉者乎故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  
謂也

元祐七年五月上時  
為禮部侍郎兼侍講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二十七 終



宗

如動而見備曰徇人夫見畏與見備  
不由己又曰人心其自傲也然後人敬  
之君子之道本諸身故治家者始於修  
身終則及諸其身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矣身處威敬人亦畏敬之夫如是豈有  
不終吉者乎故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  
謂也

會通諸校正宗諸臣奏議卷第二十七終



